



射鵰英雄傳

金庸作品集

金
庸著

射雕英雄传

第二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射雕英雄传/金庸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9.4

ISBN 7-108-01258-8

I . 射… II . 金… III . 侠义小说: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8410 号

目 录

- 第十一回 长春服输 ····· 321
- 第十二回 亢龙有悔 ····· 359
- 第十三回 五湖废人 ····· 399
- 第十四回 桃花岛主 ····· 439
- 第十五回 神龙摆尾 ····· 471
- 第十六回 《九阴真经》····· 497
- 第十七回 双手互搏 ····· 529
- 第十八回 三道试题 ····· 555
- 第十九回 洪涛群鲨 ····· 589
- 第二十回 窜改经文 ····· 619



目 录

- 第十一回 长春服输 ······ 321
- 第十二回 亢龙有悔 ······ 359
- 第十三回 五湖废人 ······ 399
- 第十四回 桃花岛主 ······ 439
- 第十五回 神龙摆尾 ······ 471
- 第十六回 《九阴真经》····· 497
- 第十七回 双手互搏 ······ 529
- 第十八回 三道试题 ······ 555
- 第十九回 洪涛群鲨 ······ 589
- 第二十回 窜改经文 ······ 619





到第八天上，郭靖竟然攀上了崖顶，伸手将黄蓉也拉了上去。两人在崖上欢呼跳跃，喜悦若狂，手挽手地又从瀑布中溜了下来。

第十一回 长春服输

沙通天见师弟危殆，跃起急格，挡开了梅超风这一抓，两人手腕相交，都感臂酸心惊。这时左边嗤嗤连声，彭连虎的连珠钱镖也已袭到。梅超风顺手把侯通海身子往钱镖上掷去，“啊唷”一声大叫，侯通海身上中镖。黄蓉百忙中叫道：“三头蛟，恭喜发财，得了这么多铜钱！”沙通天见这一掷势道十分劲急，师弟撞到地上，必受重伤，倏地飞身过去，伸掌在他腰间向上一托。侯通海犹如纸鸢般飞了起来，待得再行落地，那已是自然之势，他一身武功，这般摔一跤便毫不相干。只不过左手给这般势道甩了起来，挥拳打出，手臂长短恰到好处，又是重重地打在三个肉瘤之上。

梅超风掷人、沙通天救师弟，都只是眨眼间之事，侯通海肉瘤上刚刚中拳，彭连虎的钱镖又已陆续向梅超风打到，同时欧阳克、梁子翁、沙通天从前、后、右三路攻来。

梅超风听音辨形，手指连弹，只听得铮铮铮铮一阵响过，数十枚钱镖分向欧阳、梁、沙、彭四人射去。她同时问道：“什么叫作攒簇五行？”郭靖道：“东魂之木、西魄之金、南神之火、北精之水、中意之土。”梅超风道：“啊哟，我先前可都想错了。什么叫作和合四象？”郭靖道：“藏眼神、凝耳韵、调鼻息、缄舌气。”梅超风喜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什么叫五气朝元？”郭靖道：“眼不视而魂在肝、耳不闻而精在肾、舌不吟而神在心、鼻不香而魄在肺、四肢不动而意在脾，是为五气朝元。”

“和合四象”、“五气朝元”这些道家修炼的关键性行功，在《九阴真经》中一再提及，然而经中却未阐明行功的法门，梅超风

苦思十余年而不解的秘奥，一旦得郭靖指点而恍然大悟，叫她如何不喜？当下又问：“何为三花聚顶？”她练功走火，关键正在此处，是以问了这句话后，凝神倾听。郭靖道：“精化为气、气化为神……”

梅超风留神了他的话，出手稍缓。前后敌人都是名家高手，她全神应战，时候稍长都要落败，何况心有二用？郭靖刚只说得两句，梅超风左肩右肋同时中了欧阳克和沙通天的一掌，她虽有一身横练功夫，也感剧痛难当。

黄蓉本拟让梅超风挡住各人，自己和郭靖就可溜走，哪知郭靖却被她牢牢缠住，变作了她上阵交锋的一匹战马，再也脱身不得，心里又着急，又生气。梅超风再拆数招，已全然落于下风，情急大叫：“喂，你哪里惹了这许多厉害对头来？师父呢？”这时心情甚是矛盾，既盼师父立时赶到，亲眼见她救护师妹，随即出手打发了这四个厉害的对头，但想到师父的为人处事，又不禁毛骨悚然，但愿永远不再遇到他。

黄蓉道：“他马上就来。这几个人怎是你的对手？你就是坐在地上，他们也动不了你一根毫毛。”只盼梅超风受了这奉承，要强好胜，果真放了郭靖。哪知梅超风左支右绌，早已有苦难言，每一刹那间都能命丧敌手，如何还能自傲托大？何况她心中尚有不少内功的疑难要问，说什么也不肯放开郭靖。

再斗片刻，梁子翁长声猛喝，跃在半空。梅超风觉到左右同时有人袭到，双臂横挥出去，猛觉头上一紧，一把长发已被梁子翁拉住。黄蓉眼见势危，发掌往梁子翁背心打去。梁子翁右手回撩，勾她手腕，左手却仍拉住长发不放。梅超风挥掌猛劈。梁子翁只觉劲风扑面，只得松手放开她头发，侧身避开。

彭连虎和她拆招良久，早知她是黑风双煞中的梅超风，后来见黄蓉出手助她，骂道：“小丫头，你说不是黑风双煞门下，撒的瞒天大谎。”黄蓉笑道：“她是我师父？叫她再学一百年，也未必能够。”彭连虎见她武功家数明明与梅超风相近，可是非但当面不认，而且言语之中对梅超风全无敬意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不禁大感诧异。

沙通天叫道：“射人先射马！”右腿横扫，猛往郭靖踢去。梅超风大惊，心想：“这小子武艺低微，不能自保，只要给他们伤了，我行动不得，立时会被他们送终。”一声低啸，伸手往沙通天脚上抓去，这一来身子俯低，欧阳克乘势直上，一掌打中她背心。梅超风哼了一声，右手一抖，蓦地里白光闪动，一条长鞭挥舞开来，登时将四人远远逼开。

彭连虎心想：“不先毙了这瞎眼婆子，要是她丈夫铜尸赶到，麻烦可大了！”原来陈玄风死在荒山之事，中原武林中多不知闻。“黑风双煞”威名远震，出手毒辣，无所不至，纵是彭连虎这等凶悍之徒，向来也是对之着实忌惮。

梅超风的毒龙银鞭本是厉害之极，四丈之内，当者立毙，但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、欧阳克均非易与，岂肯就此罢手？跃开后各自察看鞭法。突然之间，彭连虎几声唿哨，着地滚进。梅超风舞鞭挡住了三人，已顾不到地上，耳听郭靖失声惊叫，心想大势去矣，左臂疾伸，向地上拍击。

黄蓉见郭靖遇险，想要插手相助，但梅超风已将长鞭舞成一个银圈，却哪里进得了鞭圈？然见她单手抵挡彭连虎，实在招架不住，形势极为危急，只得高声大叫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彭连虎等哪里理睬？

她正待提高嗓子再叫，忽听得围墙顶上一人叫道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黄蓉回头看时，只见围墙上高高矮矮站着六个人，黑暗之中却看不清楚面目。彭连虎等知道来了旁人，但不知是友是敌，此时恶斗方酣，谁都住不了手。

墙头两人跃下地来，一人挥动软鞭，一人举起扁担，齐向欧阳克打去。那使软鞭的矮胖子叫道：“采花贼，你再往哪里逃？”

郭靖听得语声，心中大喜，叫道：“师父，快救弟子！”

这六人正是江南六怪。他们在塞北道上与郭靖分手，跟踪白驼山的八名女子，当夜发觉欧阳克率领姬妾去掳劫良家女子。江南六怪自是不能坐视，当即与他动起手来。欧阳克武功虽高，但六怪十余年在大漠苦练，功夫已大非昔比。六个围攻他一人，

欧阳克吃了柯镇恶一杖，又被朱聪以分筋错骨手扭断了左手的小指，只得抛下已掳到手的少女，落荒而逃，助他为恶的姬妾却被南希仁与全金发分别打死了一人。六怪送了那少女回家，再来追寻欧阳克。哪知他好生滑溜，绕道而行，竟是找他不着。六怪知道单打独斗，功夫都不及他，不敢分散围捕，好在那些骑白驼的女子装束奇特，行迹极易打听，六人一路追踪，来到了赵王府。

黑夜中欧阳克的白衣甚是抢眼，韩宝驹与南希仁一见之下，立即上前动手，忽听到郭靖叫声，六人都是又惊又喜，朱聪等凝神再看，见圈子中舞动长鞭的赫然竟是铁尸梅超风，她坐在郭靖肩头，看来郭靖已落入她掌握之中。这一下自是大惊失色，韩小莹当即挺剑上前，全金发滚进鞭圈，一齐来救郭靖。

彭连虎等忽见来了六人，已感奇怪，而这六人或斗欧阳、或攻铁尸，是友是敌，更是分不清楚。彭连虎住手不斗，仍以地堂拳法滚出鞭圈，喝道：“大家住手，我有话说。”这一下吆喝声若洪钟，各人耳中都是震得嗡嗡作响。梁子翁与沙通天首先退开。

柯镇恶听了他这喝声，知道此人了得，当下叫道：“三弟、七妹，别忙动手！”韩宝驹等听得大哥叫唤，均各退后。

梅超风也收了银鞭，呼呼喘气。黄蓉走上前去，说道：“你这次立的功劳不小，爹爹必定喜欢。”双手向郭靖大打手势，叫他将梅超风身子掷开。

郭靖会意，知道黄蓉逗她说话是分她之心，叫道：“三花聚顶是精化为气，气化为神，神化为虚，好好记下了。”梅超风潜心思索，问道：“如何化法？”忽觉身子腾空而起。却是郭靖乘她凝思内功诀窍之际，双手使力，将她抛出数丈，同时提气拔身，向后跃开。他身未落地，只见明晃晃、亮晶晶，一条生满倒钩的毒龙银鞭已飞到眼前。韩宝驹叫声：“不好！”软鞭倒卷上去，双鞭相交，只觉虎口剧震，手中软鞭已被毒龙鞭强夺了去。

梅超风身子将要落地，伸手一撑，轻轻坐下。她听了柯镇恶那声呼喝，再与韩小莹等一过招，知是江南七怪到了，心中又恨又怕，暗想：“我到处找他们不到，今日却自行送上门来，若是换

了另日,那正是谢天谢地,求之不得,但眼下强敌环攻,我本已支持不住,再加上这七个魔头,今日是有死无生了。”牙齿一咬,打定了主意:“梁老怪等和我并无仇怨,今日决意与七怪同归于尽,拚得一个是一个。”手握毒龙鞭,倾听七怪动静,寻思:“七怪只来了六怪,另一个不知埋伏在哪里?”她可不知笑弥陀早已被她丈夫害死。

江南六怪与沙通天等都忌惮她银鞭厉害,个个站得远远的,不敢近她身子四五丈之内,一时寂静无声。

朱聪低声问郭靖道:“他们干吗动手?你怎么帮起这妖妇来啦?”郭靖道:“他们要杀我,是她救了我的。”朱聪等大惑不解。

彭连虎叫道:“来者留下万儿,夜闯王府,有何贵干?”柯镇恶冷冷地道:“在下姓柯,我们兄弟七人,江湖上人称江南七怪。”彭连虎道:“啊,江南七侠,久仰,久仰。”

沙通天怪声叫道:“好哇,七怪找上门来啦。我老沙正要领教,瞧瞧七怪到底有什么本事。”他听得七怪的名字,立即触起四徒受辱之恨,身形一晃,抢上前来。他见柯镇恶眼瞎、韩小莹是个女子、全金发身材瘦削、韩宝驹既矮且胖、朱聪却又文绉绉的不似武林人物,只有南希仁气概轩昂,他不屑与余人动手,呼的一掌,径向南希仁头顶劈下。南希仁把扁担往地上一插,出掌接过,数招一交,便见不敌。韩小莹挺着长剑,全金发举起秤杆,上前相助。

彭连虎大喝一声,飞身而起,来夺全金发手中的秤杆。全金发秤杆上的招数变化多端,见彭连虎夹手来夺兵刃,当下秤杆后缩,两端秤锤秤钩同时飞出,饶是彭连虎见多识广,这般怪兵刃倒也没有见过,使了招“怪蟒翻身”避开对方左右打到的兵刃,喝道:“这是什么东西?市侩用的调调儿也当得兵器!”全金发道:“我这杆秤,正是要称你这口不到三斤重的瘦猪!”彭连虎大怒,猿身直上,双掌虎虎风响,全金发哪里拦阻得住?韩宝驹见六弟势危,他虽失了软鞭,但拳脚功夫也是不凡,横拳飞足,与全金发双战彭连虎。但以二对一,兀自抵敌不住。

柯镇恶抡动伏魔杖,朱聪挥起白折扇,分别加入战团。柯朱

二人武功在六怪中远超余人，以三敌一，便占上风。

那边侯通海与黄蓉也已斗得甚是激烈。侯通海武功本来较高，但想到这“臭小子”身穿软猬甲，连头发中也装了厉害之极的尖刺，拳掌不敢碰向她身子，更是再也不敢去抓她头髻。黄蓉见他畏怯，便仗甲欺人，横冲直撞。侯通海连连倒退，大叫：“不公平，不公平。你脱下刺猬甲再打。”黄蓉道：“好，那么你割下额头上三个瘤儿再打，否则也不公平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我这三个瘤儿又不会伤人。”黄蓉道：“我见了恶心，你岂不是大占便宜？一、二、三，你割瘤子，我脱软甲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不割！”黄蓉道：“你还是割了，多占便宜。”侯通海怒道：“我不上你当，说什么也不割！”

欧阳克见战况不利，寻思：“先杀了跟我为难的这六个家伙再说。那妖妇反正无法逃走，慢慢收拾不迟。”他存心要炫耀武功，双足一点，展开家传“瞬息千里”上乘轻功，陡然间已欺到了柯镇恶身旁，喝道：“多管闲事，叫你瞎贼知道公子爷的厉害。”右手进身出掌，柯镇恶抖起杖尾，哪知右脑旁风响，打过来的竟是他左手的反手掌。柯镇恶低头避过，一杖“金刚护法”，猛击过去，欧阳克早在另一旁与南希仁交上了手。他东窜西跃，片刻之间竟向六怪人人下了杀手。

梁子翁的眼光自始至终不离郭靖，见欧阳克出手后六怪转眼要败，当下双手向郭靖抓去。郭靖急忙抵挡，却哪里是他对手，数招一过，胸口已被拿住。梁子翁右手抓他小腹。郭靖情急中肚子疾向后缩，嗤的一声，衣服撕破，怀中十几包药给他抓了去。梁子翁闻到气息早知是药，随手放在怀里，第二下跟着抓来。

郭靖奋力挣脱他拿在胸口的左手五指，向梅超风奔去，叫道：“喂，快救我。”梅超风心想：“玄门内功之中，我还有许许多多未曾明白。”当下喘气道：“过来抱住我腿，不用怕这老怪。”郭靖却知抱住她容易，再要脱身可就难了，不敢走近，只是绕着她身子急奔。

梁子翁见郭靖已进了梅超风长鞭所及的范围，仍然紧追不

舍,只是提防长鞭袭击。梅超风听明了郭靖的所在,银鞭抖处,蓦地往他双脚卷去。

黄蓉虽与侯通海相斗,但占到上风之后,一半心思就在照顾郭靖,先前见他被梁子翁拿住,只是相距过远,相救不得,心中焦急无比,后来见他奔近,梅超风长鞭着地飞来,郭靖无法闪避,情急之下,飞身扑向鞭头。梅超风的银鞭遇物即收,乘势回扯,已把黄蓉拦腰缠住,将她身子甩了起来。黄蓉在半空中喝道:“梅若华,你敢伤我?”

梅超风听得是黄蓉声音,吃了一惊:“我鞭上满是尖利倒钩,这一下伤了小丫头,师父更加不能饶我。一不做,二不休,左右是背逆师门,杀了小丫头再说。”抖动长鞭,将黄蓉拉近身边,放在地上,满以为鞭上倒钩已深入她肉里,哪知鞭上利钩只撕破了她外衫,并未伤及她身子分毫。黄蓉笑道:“你扯破我衣服,我要你赔!”梅超风听她语声中毫无痛楚之音,不禁一怔,随即会意:“啊,师父的软猬甲自然给了她。”心中一宽,便道:“是我的不是,定要好好赔还给小妹子一件新衫。”

黄蓉向郭靖招手,郭靖走近身去,离梅超风丈许之外站定。梁子翁忌惮梅超风厉害,不敢逼近。

那边江南六怪已站成一个圈子,背里面外,竭力抵御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欧阳克、侯通海的攻击,这是六怪在蒙古练成的阵势,遇到强敌时结成圆阵应战,不必防御背后,威力立时增强半倍。但沙、彭、欧阳三人武功实在太强,六怪远非敌手,片刻间已然险象环生。不久韩宝驹肩头受伤。他知若是退出战团,圆阵便有破绽,六兄弟和郭靖性命难保,只得咬紧牙关,勉力支持。彭连虎出手最狠,对准韩宝驹连下毒手。

郭靖眼见势危,飞步抢去,双掌“排云推月”,猛往彭连虎后心震去。彭连虎冷笑一声,挥掌掠开,只三招间,郭靖便已情势紧迫。黄蓉见他无法脱身,情急之下,忽然想起“匹夫无罪,怀璧其罪”那句话来,大声叫道:“梅超风,你盗去了我爹爹的《九阴真经》,快快交给我去送还爹爹!”

梅超风一凛,却不回答。欧阳克、沙通天、彭连虎、梁子翁四

人不约而同地一齐转身向梅超风扑去。四人都是一般的心思：“《九阴真经》是天下武学至高无上的秘笈，原来果然是在黑风双煞手中。”这时四人再也顾不到旁的，只盼杀了梅超风，夺取《九阴真经》到手。

梅超风舞动银鞭，四名好手一时之间却也欺不进鞭圈。黄蓉见只一句话便支开了四名强敌，一拉郭靖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快走！”

便在此时，忽见花木丛中一人急步而来，叫道：“各位师傅，爹爹有要事请各位立即前去相助。”那人头顶金冠歪在一边，语音极为惶急，正是小王爷完颜康。

彭连虎等一听，均想：“王爷厚礼聘我等前来，既有急事，如何不去？”当即跃开。但对《九阴真经》均是恋恋不舍，目光仍是集注于梅超风身上。完颜康轻声道：“我母亲……母亲给奸人掳了去，爹爹请各位相救，请大家快去。”原来完颜洪烈带领亲兵出王府追赶王妃，奔了一阵不见踪影，想起彭连虎等人神通广大，忙命儿子回府来召。完颜康心下焦急，又在黑夜之中，却没见到梅超风坐在地上。

彭连虎等都想：“王妃被掳，那还了得？要我等在府中何用？”随即又都想到：“原来六怪是行调虎离山之计，将众高手绊住了，另下让人劫持王妃。《九阴真经》什么的，只好以后再说。这里人人都想得经，凭我的本事，决难独败群英而独吞真经，还是日后另想计较的为是。”当下都跟了完颜康快步而去。

梁子翁走在最后，对郭靖体内的热血又怎能忘情？救不救王妃，倒也不怎么在意，只是人孤势单，只得恨恨而去。郭靖叫道：“喂，还我药来！”梁子翁怒极，回手一扬，一枚透骨钉向他脑门打去，风声呼呼，劲力凌厉。

朱聪抢上两步，折扇柄往透骨钉上敲去，那钉落下，朱聪左手抓住，在鼻端一闻，道：“啊，见血封喉的子午透骨钉。”

梁子翁听他叫破自己暗器名字，一怔之下，转身喝道：“怎么？”朱聪飞步上前，左掌心中托了透骨钉，笑道：“还给老先生！”梁子翁坦然接过，他知朱聪功夫不及自己，也不怕他暗算。朱聪

见他左手袖子上满是杂草泥沙，挥衣袖给他拍了几下。梁子翁怒道：“谁要你讨好？”转身而去。

郭靖好生为难，就此回去罢，一夜历险，结果伤药仍未盗到；若是强去夺取，又不是敌人对手，正自踌躇，柯镇恶道：“大家回去。”纵身跃上围墙。五怪跟着上墙。韩小莹指着梅超风道：“大哥，怎样？”柯镇恶道：“咱们答应过马道长，饶了她的性命。”

黄蓉笑嘻嘻地并不与六怪厮见，自行跃上围墙的另一端。梅超风叫道：“小师妹，师父呢？”黄蓉格格笑道：“我爹爹当然是在桃花岛。你问来干吗？想去桃花岛给他老人家请安吗？”梅超风又怒又急，不由得气喘连连，停了片刻，喝道：“你刚才说师父即刻便到？”黄蓉笑道：“他老人家本来不知你在这里，我去跟他一说，他自然就会来找你了。放心好了，我不会骗你的。”

梅超风怒极，双手一撑，忽地站起，脚步蹒跚，摇摇摆摆地向黄蓉冲去。原来她强练内功，一口真气行到丹田中竟然回不上来，下半身就此瘫痪。她愈是强运硬拚，那股真气愈是阻塞，这时急怒攻心，浑忘了自己下身动弹不得，竟发足向黄蓉疾冲，一到了无我之境，一股热气猛然涌至心口，两条腿忽地又变成了自己身子。

黄蓉见她发足追来，大吃一惊，跃下围墙，一溜烟般逃得无影无踪。梅超风突然想起：“咦，我怎么能走了？”此念一起，双腿忽麻，一跤跌倒，晕了过去。

六怪此时要伤她性命，犹如探囊取物一般，但因曾与马钰有约，当下携同郭靖，跃出王府。韩小莹最是性急，抢先问道：“靖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郭靖把王处一相救、赴宴中毒、盗药失手、地洞遇梅等事略述一遍，杨铁心夫妻父子等等关目，一时也未及细说。朱聪道：“咱们快瞧王道长去。”

杨铁心和妻子重逢团圆，说不出的又喜又悲，抱了妻子跃出王府。

他义女穆念慈正在墙下焦急等候，忽见父亲双臂横抱着个女子，心中大奇：“爹，她是谁？”杨铁心道：“是你妈，快走。”穆念

慈大奇，道：“我妈？”杨铁心道：“悄声，回头再说。”抱着包惜弱急奔。

走了一程，包惜弱悠悠醒转，此时天将破晓，黎明微光中见抱着自己的正是日思夜想的丈夫，实不知是真是幻，犹疑身在梦中，伸手去摸他脸，颤声道：“大哥，我也死了吗？”杨铁心喜极而涕，柔声道：“咱们好端端地……”

一语未毕，后面喊声大起，火把齐明，一彪人马忽刺刺地赶来，当先马军刀枪并举，大叫：“莫走了劫持王妃的反贼！”

杨铁心见四下并无隐蔽之处，心道：“天可怜见，叫我今日夫妻重会一面，此时就死，那也是心满意足了。”叫道：“孩儿，你来抱住了妈。”

包惜弱心头蓦然间涌上了十八年前临安府牛家村的情景：丈夫抱着自己狼狈逃命，黑夜中追兵喊杀，此后是十八年的分离、伤心和屈辱。她突觉昔日惨事又要重演，搂住了丈夫的脖子，牢牢不肯放手。杨铁心眼见追兵已近，心想与其被擒受辱，不如力战而死，当下拉开妻子双手，将她交在穆念慈怀里，转身向追兵奔去，挥拳打倒一名小兵，夺了一枝花枪。他一枪在手，登时如虎添翼。亲兵统领汤祖德腿上中枪落马，众亲兵齐声发喊，四下逃走。杨铁心见追兵中并无高手，心下稍定，只是未夺到马匹，颇感可惜。

三人回头又逃。这时天已大明，包惜弱见丈夫身上点点滴滴都是血迹，惊道：“你受伤了么？”杨铁心经她一问，手背忽感剧痛，原来刚才使力大了，手背上被完颜康抓出的十个指孔创口迸裂，流血不止，当时只顾逃命，也不觉疼痛，这时却双臂酸软，竟是提不起来。包惜弱正要给他包扎，忽然后面喊声大振，尘头中无数兵马追来。

杨铁心苦笑道：“不必包啦。”转头对穆念慈道：“孩儿，你一人逃命去吧！我和你妈就在这里……”穆念慈甚是沉着，也不哭泣，将头一昂，道：“咱们三人在一块死。”包惜弱奇道：“她……怎么是我们孩儿？”

杨铁心正要回答，只听得追兵愈近，猛抬头，忽见迎面走来